讀通鑑綱目條記

讀通鑑綱目條記卷十四

武進李述來紹仔

唐高祖武德三年李世勣復歸于唐

目　中潬賊帥

質實　中潬城名

按潬若當作潬

五年唐秦王世民破劉黑闥于洺水

質實　山東道名注見宋文帝元嘉二十五年彼

注云今山東布政使司

按此所謂山東悉平乃通指太行山之東下文劉黑闥引突厥寇山東亦同　太宗貞觀七年山東四十餘州水十五年遣職方郎中陳大德使高麗分往上曰山東州縣凋瘵未復實並云山東道名蓋唐之河南今之河南山東是也唐之河北今之直隸是也自關中而言統謂之山東可矣非若今之專以齊魯爲山東也日知錄曰唐人以太行山之東爲山東杜牧謂山東之地禹畫九土曰冀州是也似謂專指今之山西亦未盡

拓跋魏始都平城其所謂山東者指謂太行之東亦自其所都言之也梁主瑱龍德二年晉王擊契丹大敗之分注晉王曰吾以數萬之衆平定山東是時晉王并有河北所謂山東者太行常山之東也晉主重貴開運元年晉以劉知遠爲行營都統分注晉主再命知遠會兵山東皆不至是時知遠在晉陽所謂山東者亦太行之東也質實並誤　周秦兩漢所謂山東則皆謂華山之東管子言楚者山東之強國也蘇秦

說趙肅侯山東之建國莫如趙強賈生言秦并兼諸侯山東三十餘郡史記貨殖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後漢陳元傳言陛下不當都山東謂光武都洛陽蓋自函谷關以東總謂之山東故亦謂之關東

六年唐平陽公主薨

考異一　提要薨作卒按綱目惟太妃書薨貴妃公主並書卒此當從提要

書法　公主卒未有書者此其書薨何特筆也其

特筆何與于起義者也

按公主書卒已是特筆不必更以書薨爲異也

考異說是

七年帝詣國子學釋奠于先聖先師

考異　按巡幸例曰學校日臨曰視據漢延熹十

九年書魏主髦視學晉隆安元年書秦王堅臨太

學皆不書詣此條詣當作臨或作視

書法　學書臨書視恒也此其書詣何不以人主

之位加先聖也故下書孔子宅則上書詣下書先

聖先師則上書詣

按下書釋奠則上自當書詣若書臨書視則爲不辭矣書法是也惟十四年詣國子監則當從考異之說

初定官制

目　陪戎副衛

按唐志衛當作尉

初定均田租庸調法

目　胡氏曰食祿之家無得與民爭利此以廉恥

待士大夫之美政也然古之仕者世祿故仕則不祿後世用人升黜無常必也視其品而給之田進而任用則有祿以酬其勞置而不用則有田以資其生必有大罪然後收其田里

按胡氏既知其升黜無常矣而乃欲盡仕者而授之田恐盡天下之田不足以給之矣

九年

綱　放宮女三千餘人

發明　司馬通鑑止載簡出宮女而不言其數綱

日本之唐史大書于冊蓋美之也未幾貞觀二年又復削出三千餘人君子合前後考之又可以觀世變矣

又貞觀二年綱　出宮女三千餘人

目　天少雨李百藥言往年雖出宮人無用者尚多陰氣鬱積亦足致旱上命簡出前後三千餘人

書法　前書放宮女三千餘人矣于是復書又三千餘人之也唐之初未聞采選也而所出已若此則亡隋之蹝何如哉

按簡放宮女三千餘人唐紀書于武德九年太

宗初即位之時而貞觀二年無所書通鑑于武
德二年書簡出宮女不書其數于貞觀二年書
之葢此本一事唐紀則于前而總舉其後通鑑
則于後而并約其前故云前後所出三千餘人
也綱乃兩從史鑑而重書之失其實矣書法發
明又不察而謬爲之辭也
太宗貞觀元年苑君璋降
質實　恒安二州名恒注見漢光武建武九年常
山安唐初所置治武興縣屬易州今爲安州屬保

定府

按君璋方在大同塞外安得內入眞定保定平

胡注隋朔州雲內縣之恒安鎭卽後魏所都之

平城也唐後置雲州及雲中縣

御史大夫杜淹參預朝政

上

曰

對曰臣非不諫但不從耳上曰然則何以立

于其朝淹不能對

按舊唐書杜淹傳對曰雖有諫亦不從太宗曰

世充若修德從善當不滅亡旣無道拒諫卿何

由免禍淹無以對新書通鑑語皆同此此獨云

然則何以立于其朝不知據何書改之也

四年行軍副總管張寶相擒突厥頡利可汗以獻

質實　順州唐初所置治龍化縣宋廢州以其所

領併入陸川縣故址在梧州府博白縣東北

按分突利故地置順祐化長四州都督府蓋皆

北漠之地唐志順州僑治營州之五柳戍

六年以長樂公主嫁長孫沖

質實　長主職林曰漢制皇女皆封縣公主其尊

崇者加號長公主

[illegible]按唐制皇姑爲大長公主正一品姊爲長公主
女爲公主皆視一品

宴近臣于丹霄殿

質實　丹霄殿未詳處所
按西京記太極西宮有山林勝景貞觀二年改
太安宮宮中有丹霄垂拱等殿

以陳叔達爲禮部尚書

目　帝謂叔達曰卿武德中有讜言故相報

吳王叉曰無忌以懿親居輔相宜援立英果以靖
國家乃私于其甥擁護晉王

按綱于貞觀十年書安州都督吳王恪免分注
云恪數出田獵頗損居人則吳王之爲人于時
頗有遺議晉王仁孝發聞當時建儲自無易之
者必因後日溺惑階亂追咎無忌爲阿黨過矣
且自古號爲英果卒以喪國亾身者何限而必
以吳王爲賢于晉王乎

十八年武陽公李大亮卒

考異　當分注謚曰懿

按分注有此三字特在此條之末耳考異失檢

突厥徙居河南

質實　河南道名注見宋主昱元徽元年

按此河南乃今之河套非河南省也

十九年　封比干墓

集覽　鹿死誰手史記淮陰侯傳秦失其鹿天下

共逐之

按此是石勒語耳不當引史記

進軍白巖城

質實　白巖城未詳處所

按白巖城唐後置岩州于此遼志勃海杉盧郡

有白岩縣在今奉天府西

進攻安市城

目／競進衆之

按衆當作乘

又　上自將步騎四千爲奇兵

按通鑑上命李世勣將步騎萬五千陳于西嶺

長孫無忌將精兵萬一千爲奇兵上自將步騎四千挾鼓角偃旗幟登北山盍太宗所將者登高指揮之兵非奇兵也今乃移爲奇兵三字于自將步騎四千之下非是或是抄胥誤有所顛倒耶

又 范氏曰對盧之謀正太宗所謂上策者使延壽從之則唐師豈不殆哉

按對盧之謀乃自守之策耳非遂能困唐師也是時延壽引軍直進故太宗狃于一勝遂忘長

策假使延壽用對盧之謀則太宗必用道宗之
計高麗之禍方大耳
帝攻安市城不下
質實　烏骨城未詳處所
按烏骨城在安市東南近大海唐志自登州東
北海行至烏湖島叉行五百里東傍海嶠有道
至烏骨江是也在今蓋州東南
殺侍中劉洎
目　孫氏曰劉洎之死云云　胡氏曰遂良王魏之

亞豈肯譖人者云云

按譖劉洎者非褚遂良通鑑考異已辨之分注從通鑑書或譖于上則意已明晰復載孫氏胡氏之說數百言不嫌辭費耶

二十二年

綱 遣右衛長史王元策使天竺因襲擊之執其王以歸

書法 遣元策者使天竺耳襲擊而執其王元策之罪也不書元策襲擊何病帝也

按通鑑元策至天竺諸國皆遣使入貢會其王尸羅逸多卒國中大亂其臣阿羅那順自立發胡兵攻元策元策帥從者三十人與戰力不敵悉爲所擒阿羅那順盡略諸國貢物元策脫身宵遁抵吐蕃西境以書徵鄰國兵吐蕃遣精銳千二百人泥婆遣七千餘騎赴之元策帥二國之兵進至中天竺連戰三日大破之夫徵兵二國連戰三日非襲擊也阿羅那順乘亂自立攻使者掠貢物非無罪也又元順所使者尸羅逸

多耳阿羅那順乃其亂臣非其王也此與尋常
生事邀功者有異較陳湯班超似更爲有功無
罪而朱子所書如此恐事旣非實而理亦未得
其平書法云云則似全未見唐史原文徒就綱
之所書隨文索解者

二十三年

綱　遣驍衛郎將擊突厥車鼻可汗

書法　郎將何以不名削之也帝自爰命班師之
後念于雪耻思立奇功車鼻入貢求闕其犯塞也

而遼與師尤爲無名矣故例書擊而于其末也將不書名高侃

按此條綱偶脫高侃二字耳明年高侃擊車鼻可汗擒之乃是蒙此爲文知此處是誤脫無疑也以爲朱子有意例之則何不并驍衛郎將四字削之乎又以後之書名不書將爲削之則未考綱目凡蒙前爲文者例本如此耳如四年李靖襲破突厥十四年侯君集滅高昌書法皆如此　又云帝自安市班師急于雪恥思立奇功十九年擊薛延陁亦云爾則又誣妄之甚安

市班師未嘗敗衂何云雪耻太宗時邊境武功
史不絕書征高麗之前伐突厥閉党項討吐谷
渾滅高昌本是無歲不戰何得以征高麗以後
事遂盡屬遷戮乎
高宗永徽五年恒州大水
質實　周公代兄死通鑑周武王二年王有疾
又　宣王側身修行通鑑周宣王二十三年王嘗
晏起姜后脫簪珥
按通鑑安得有周武王周宣王又側身修行不

引雲漢小序而詳引脫簪待罪事尤舛

柳甄罷

目 甄以王后寵衰求罷許之

按通鑑甄以王皇后寵衰內不自安請解政事蓋以寵衰而求退者是其微意今削內不自安四字乃似顯以此事求罷幾令閱者不解矣

顯慶元年以太子忠爲梁王

考異 以當作廢按凡例正統廢其后太子無罪曰廢某人

書法　太子廢書廢此其書以何宜廢也立子以嫡無嫡以賢王后利忠母之易制而請之私也綱目于此書以不書廢所以見其宜廢也

按書法曲說當從考異

龍朔元年遣兵部尚書任雅相等征高麗

目　破高麗兵于浿江

集覽　浿普蓋反

質實　浿江一名大通江

按浿皆當作浿

目　皇后表諫乃詔班師

按通鑑皇后抗表諫親征高麗詔從之蓋后所諫者親征耳非概諫征高麗詔從之者罷親征耳非班任雅相等三十六軍也分注所删殊未周悉

乾封元年劉祥道卒

目　子齊賢嗣

按祥道封宣平公嗣者嗣封爵也今綱既削其爵分注又不敘明而直書曰嗣則懵不知所嗣

者何官矣

總章二年詔定明堂制度

目　窻櫺楣柱柳㮚枅栱

集覽　柳字刋誤當是橘字爾雅橘㮚謂梁上短

柱上承屋脊者

按通鑑柳作柳胡注斜桷謂之飛柳然說文云

柳繫馬柱韻會諸說皆同胡氏之解未知所本

李勣卒

目　謚貞武孫敬業嗣

按此亦不書封爵而書嗣誤同乾封元年劉祥道

上元二年太子宏薨

考異　提要薨作卒按凡例未踰年不成君曰薨則此當從提要

書法　綱目卒太子多矣未有書薨者此書薨何謚爲帝也

按書薨書卒自當有定例豈得以後之謚爲帝而預薨之耶考異說是

考證　薨當作中毒卒謹按凡例曰凡以毒弒疑者曰中毒崩注云如晉惠帝史言司馬越之酖而通鑑不著其語故但如此書以傳疑今太子宏之死李泌嘗言武后欲謀簒國酖太子宏通鑑亦云時人以爲天后酖之事未顯明故不以殺書又按綱目太子死失著例憲宗太子寧文宗太子永皆書卒今故上取晉惠帝中毒下取太子寧永卒例當書曰太子宏中毒卒

按凡例謂凡以毒弒疑者曰中毒崩者謂中毒

馭實而行殺之人尚疑則僅書曰中毒而不正名之爲弑非謂并中毒之事亦疑而郎書之曰中毒也太子之死雖李泌以爲武氏酖之然唐史則但云時人以爲天后所酖耳則并中毒之事亦疑故不書也考証說非是

永隆元年以裴行儉爲定襄道大總管討突厥平之

目　行儉至朔川

質實　朔川未詳處所

按通鑑考異舊傳作朔州今依實錄及統紀胡

注曰唐朔州治善陽縣漢定襄縣地單于府治金河縣漢雲中郡城也自朔州至單于府三百五十七里以裴行儉軍行次舍考之先至朔州而行至單于府北當從舊傳朔州爲是

開耀元年裴行儉討突厥阿史那伏念降之

目　裴炎疾行儉之功奏言伏念爲回紇所逼窮窘而降耳遂誅之行儉歎曰渾濬爭功古今所恥

按通鑑裴炎奏言伏念爲副將張虔勗程務挺所逼又回紇等自磧北南向逼之窮窘而降耳

行儉渾濬爭功之歎葢謂若爭伏念之死則是
與張虔勗程務挺爭功也不宜刪副將張虔勗
句

永淳元年關中饑

集覽　赤縣中國名曰赤縣神州張衡靈憲曰昆
崙東南有赤縣之州風雨有時寒暑有節

按唐西京以長安萬年爲赤縣昭應奉天醴泉
等縣爲次赤畿内諸縣爲畿縣

聞喜憲公裴行儉卒

考異　按崩葬例曰秦漢以後王侯死皆曰卒賢者則注云謚曰某注曰謚非生者之稱而通鑑以謚加于薨卒之上亦非是則此當書聞喜公裴行儉卒注云謚曰憲

書法　卒未有書謚者此其書謚何予行儉也入綱目以來大臣卒謚自行儉始唐臣卒書爵謚者五官謚者一官爵謚者五號官爵謚者一

按凡例之說甚明凡綱中書謚者多是仍通鑑原文而誤耳書法曲說非是

宏道元年綏州步落稽作亂討平之

質實　城平縣莫詳處所或謂即昇平縣未知是否按昇平縣乃唐初置屬坊州宋熙寧初省爲鎮故址在延安府宜君縣西北二十五里

按城平縣故城在今綏德州西南百七十里本漢膚施縣地後魏神䴥初置城中縣西魏屬綏州隋避諱改曰城平唐武德二年置南平州于此唐末縣廢

讀通鑑綱目條記卷十五

武進李述來紹仔

中宗嗣聖二年春正月帝在房州

發明　前已書太后廢帝爲廬陵王立豫王旦矣今此所謂帝者得非豫王耶曰非也何以知之以下書歸政豫王旦知之也夫書法之嚴本諸春秋時已明白至于書帝所在或恐疑爲豫王故不得不爲之辨

按明邱濬亦云毎年帝在之書必著其名而使

人不疑不知綱目仍以嗣聖紀年則其爲中宗本無可疑又元年大書太后廢帝爲廬陵王立豫王旦又書太后遷帝于房州又遷于均州二年太后遷帝于房州三年太后歸政于豫王旦尋復稱制夫旣廢帝爲廬陵王當云遷廬陵王于房州而仍稱帝不予武氏之廢立也豫王旦不書立爲帝歸政亦止稱豫王不予武氏之立爲帝且不使疑于中宗也此等處皆大義凜然了無可疑尹氏之說徒爲辭費

三年太后置銅匭

集覽　魚保家魚姓宋公子魚之後

按宋公子目夷字子魚

八年周武氏天授元年

考異　提要分注作周武氏載初元年

按通鑑武后永昌元年十一月庚辰朔日南至太后始用周正改永昌元年十一月爲載初元年正月考異誤

九年禁天下屠殺採捕

書法　自革命以來每事必書周外之也此則曷爲不書周禁殺未失也書周是善之矣

按武氏殺唐宗室及大臣如草菅而禁天下屠殺採捕豬猶梁武帝以淮堰殺十萬人而禁織文爲人獸也書此以譏之耳何善焉

十二年契丹寇營州

目　營州契丹松漠都督李盡忠及其妻兄孫萬榮誘殺營州刺史趙文翽舉兵反

賀實　誠州本秦之黔中郡地漢屬武陵郡唐爲

溪峒誠州今爲靖州隸湖廣道

按嬀誠州唐書本作歸誠州新唐書志松漠都督府有羈縻歸誠州胡注太宗以內屬契丹部落置以歸爲嬀傳寫之訛也質實乃誤以歸誠州爲誠州又誤以爲靖州

嗣聖十四年

綱　契丹軍潰斬孫萬榮以降

按唐書契丹之潰奚厥襲之也似不當以自潰爲文降者特萬榮之奴耳其餘衆及土地皆入

于突厥直書斬萬榮以降乃似萬榮之軍及所

破郡縣俱降者亦非事實

十五年突厥陷趙州

質實　橳城猶言踰城也

按橳同反橳城爲內應以破城也非踰城之謂

十七年司空梁文惠公狄仁傑卒

質實　大州莫詳沿革或謂敬暉前爲衛州刺史

疑大當作衛

按通鑑大本作太武德三年以并州之太谷祁

縣置太州六年州廢胡氏曰當是此時復置也
十九年吐番遣使求和
集覽碣石此非北平郡驪城西南之碣石按戰
國策注碣石在常山郡九門縣
按此言綿亘萬里自東北而西南無中起常山
之理胡注以爲碣石在遼西得之
二十年春正月帝在東宮
目 彤綠突厥使見太子應豫朝參應別召者請
降手勅及玉契

按唐書原文作緣突厥使見太子應預朝參直有文符下宮曾不降勅處分臣愚謂太子非朔望朝參應別召者望降墨勅及玉契今分注刪去中間二十二字文理乃不復相貫當是抄胥以朝參字相混而誤脫耳

神龍元年張柬之等舉兵討武氏之亂

集覽　北門起居唐分宰相爲南司故稱南牙宦寺爲北司故稱北門

按北門謂元武門也故下云請殿下蹔至元武

門以副衆望胡注洛陽宮北門亦曰元武門不
從端門入而從北門入問起居取近便也何言
宦寺乎又嗣聖三年分注阿師當于北門出入
南牙半相所往來勿犯也集覽說同此
質實　長生殿注見元宗天寶六年華清宮彼注
云華清宮在驪山下內有飛霜明珠九龍等殿
按唐寢殿皆謂之長生殿太后寢疾居長生院
此洛陽宮之長生殿也肅宗大漸越王係授甲
長生殿長安大明宮之長生殿也長恨歌七月

七日長生殿華清宮之長生殿也此時太后居

洛陽與驪山無涉

遷太后于上陽宮

目　胡氏曰嘗先奉太子卽位卽以武氏至唐太

廟數其九罪廢爲庶人賜之死而滅其宗

按此語毋乃已甚

以畢構爲潤州刺史

質實　畢構偃師人卓之三世孫

按畢卓晉初人也至是幾五百年矣乃止三世

乎

二年突厥默啜寇鳴沙

集覽　郤縠春秋晉文公之謀帥也

按謀帥二字無本當是因左氏謀元帥之文而

誤耳

景龍元年太子重俊起兵誅武三思武崇訓

考異　按凡例用兵于臣子之僭叛者曰討得其

罪人曰誅此起兵討賊而未得其罪人但當書討

誤作誅

按太子既誅三思崇訓矣何云未得其罪人耶

二年春二月赦

集覽　娬媚娘曲名太宗始召武后爲才人旣見賜號武媚

按賜號武媚未知何本　胡注云隋時已有此曲當取京兆眉娬語耳

三年以韋巨源楊再思爲左右僕射

目　滑州地出綾縑人多趨利

按利當作射趨射謂請射而取之也

又　請分封戶配餘州並附租庸每年送納
按原文請稍分封戶散配餘州又徵封使者煩
擾公私請附租庸每年送納葢以滑州出綾縑
請射封戶者多請分配餘州此一事也私家徵
封多爲煩擾請附租庸送納不令其自徵如韋
嗣立所云計丁輸之內府使封家于左藏受之
此又一事也今删去九字則語意不明
四年宴近臣
賀寶　八風舞注見新莽始建國二年八風臺

按胡注祝欽明所謂八風舞非春秋衆仲所謂舞者所以節八音行八風者也借八風之名而備諸淫醜之態耳今人謂淫放不返爲風此則欽明所謂八風也

臨淄王隆基起兵討韋氏并其黨皆伏誅隆基爲平王以鍾紹京劉幽求參知機務李日知同三品蕭至忠等貶官有差

目　幽求曰衆約今夕共立相王何不早定隆基止之比曉內外皆定乃出見相王叩頭謝不先白

之罪

書法　書爲平王何隆基自王也五人五當作三之相也孰以之隆基以之也首書爲王繼書以某某然後下書相王即位隆基之心可見矣

發明　分注載封隆爲平王而綱目不書其封若隆基之自爲平王者何也臨淄始焉舉事不白相王旣誅韋氏遲回久之考之前史葢自六月庚子至甲辰首尾五日必待幽求力言始請相王即位是以先儒謂臨淄本意葢欲自取此綱目書法之

意也

考異　爲上漏自字是時中宗被弑睿宗未卽位

隆基封平王非自爲而何尹氏發明謂上書討韋

氏著其撥亂之績故此恕其自爲之罪然昭烈自

立爲漢中王以宗室繼絶未嘗恕其自立之罪也

相王旦卽位

目　劉幽求言于隆基請相王早卽位以鎮天下

遂以少帝制傳位相王胡氏日臨淄舉事不白相

王韋氏旣誅復拒幽求之議然則其志本欲自取

特不敢言耳惜乎睿宗之不見幾幽求之不知變也

按隆基誅韋氏事唐書及通鑑皆云迎相王入輔少帝以臨淄王爲平王鍾紹京守中書侍郎云云則處置皆自相王也而綱目則削之以隆基自爲平王爲文此等筆削當是朱子手定決非苟然然彙之心則竊有所不解者胡氏謂隆基之志本欲自取書法發明遂據之以釋朱子夫元宗天性孝友非有雄猜黠桀不可控御之

氣異日不忍熟太平以拂睿宗之意此時乃邊欲背父越序妄希非分乎且自古叛亂之臣急于自尊顯多植党與者恐大權去手受制于人耶元宗自睿宗即位之後事事聽命未嘗獨建一議獨斷一事雖見掣曳于崔湜蕭至忠等然安之假令此時真有攬權自樹之意其後又安肯委身束手幾瀕危殆而無怨悔哉原胡氏之意特以通鑑有劉幽求請令夕共立相王隆基遽止之之語遂疑元宗之心不可問耳當此之時百

事倉卒韋氏雖已授首而同謀者僅紹京等數人其餘將相心腹尚未可得且安保無韋氏死党閃厠隱屏狙伺于側者事機所差間不容髮昏夜之頃擾攘之中遽迎相王猝有意外之虞則垂成之功頃刻塗地故下文云比曉內外皆定隆基乃入見相王叩頭謝不先啓之罪益向之遽止之者以內外未定也即前所云不欲王預危事之意也且幽求謂今夕約共立相王何不早定其說非矣韋氏毒君少帝無罪托名討

賊遽攘而有之蹊田奪牛殆有甚焉何以示天下之公杜亂賊之口故輔少帝誅遺孽事成功立神器自歸乃從容而受之此正成事之小心爲國之老謀高出于幽求萬萬者也朱子之意或者以睿宗初政皆元宗主之故書法如此以不沒其實且示爲人臣子不宜有所專輒乎使隆基之所爲不當于義不度于理苟以自利而已焉者則採其心而聲其罪宜也今隆基之所爲者下順乎人心上當乎天命乃睿宗之宜爲

而不能爲而隆基代爲之者也則謂之幹蠱可
也謂之善繼述可也謂之諭親于道可也方當
深嘉樂與奉其美于相王以成隆基善則歸親
之意而何圖反以此爲罪哉凡此數者揆之于
心均所未安或精義之學别有微恉則非蒙者
所能宣究矣
又按傳少帝命讓位相王者皆太平公主之力
當著之以見唐政之不綱且見太平異日驕橫
之漸分注盡削之爲無識　又按通鑑劉幽求

言于宋王成器平王隆基曰相王疇昔已居宸
極羣望所屬今天下未安國家事重相王豈得
守小節不早即位以鎮天下平隆基曰王性恬
淡不以代事嬰懷雖有天下猶讓于人況親兄
之子安肯代之乎幽求曰衆心不可違王雖欲
高居獨善其如社稷何成器隆基入見極言其
事相王乃許之太平公主以少帝制傳位相王
今分注删宋王成器又删王性活淡之答又删
太平公主事遂似睿宗之立止係于隆基之一

言以少帝制傳位若即隆基以之者葢猶胡氏
之偏見以求傳合于朱子書法遂不憚抹摋古
事深文周內何其果于誣古人也

綱　以薛訥爲幽州經畧節度大使

按通鑑以幽州鎮守經畧節度大使薛訥爲左
武衛大將軍幽州都督葢訥爲幽州經畧節度
大使已在前此此乃進幽州都督耳綱所書恐
未當

睿宗景雲二年追復上官氏爲昭容

書法 昭容不書追復何予徙義也昭容自重俊

叩閽之後心附帝室臨淄殺之爲不怨矣

按昭容淫亂傾側罪在不赦州遺制迎臨淄首

鼠兩端巧求詭脫何徙義之與有是時崔湜方

倚太平公主用事湜嘗私侍昭容追復之命當

自崔湜成之書之或以著湜之亂政耳

元宗開元元年以高麗大祚榮爲勃海郡王

質實 東牟山未詳處所

按胡注東牟山在挹婁國界地直營州東二千

里南北新羅以泥河爲境東窮海西契丹葢今
之　興京地也
以高力士爲右監門將軍知內侍省事
考証　當加宦者于高力士之上
書法　唐世宦者例不書不勝書也
按書法之說非是
綱　以盧懷貞同平章事
按以懷慎爲懷貞避宋孝宗諱也然元年作懷
貞二年仍作懷慎亦是未會考校畫一處

開元二年定內外官出入恒式

目　京官有才識者除都督刺史有政跡者除京官

按唐書原文京官有才識者除都督刺史都督刺史有政迹者除京官盡京官除都督刺史出也都督刺史除京官入也分注誤脫重文都督刺史四字

復置十道按察使

目　姚崇以爲今止擇十使猶患未盡得人况天

下三百餘州縣多數倍安得皆稱其職乎范氏曰
姚崇之辨未爲得也任相者天子之事也選使者
相之職也察吏者使之責也崇不論此乃以爲刺
史縣令不可徧擇豈宰相之體乎
按崇意正謂宰相祇宜精擇十使其刺史縣令
則諉十使禁之耳范氏譏之誤矣
以徐惀爲恭陵令
質實　恭陵縣名未詳沿革
按恭陵孝敬皇帝陵也

綱　薛訥與吐蕃戰于武街大破之

按此所書襲通鑑原文其實大來谷之捷皆王晙之功通鑑但據奏報之文歸功軍主而詳其事于下綱目核名實定褒貶則于此當有權衡也分注叙戰事亦太畧

目　吐蕃十萬屯大來谷

按十萬上當有兵字

綱　立皇子嗣眞爲鄫王嗣謙爲皇太子

目　上長子嗣眞母曰劉華妃

按唐書元宗諸子傳元宗三十子長嗣直後改名琮第二子嗣謙改瑛第四子嗣眞改琮第五子嗣初改瑶第六子嗣元改琬先天二年封嗣直郯王嗣謙郢王開元二年立郢王爲太子封嗣眞鄫王嗣初鄂王嗣元鄄王嗣直母劉華妃嗣眞母錢妃此以嗣眞爲上長子又以劉華妃爲嗣眞母皆仍通鑑之誤也考異曰實錄于此作鄫王于後作郢王今從舊傳不知此鄫王乃嗣眞後郯王乃嗣直是二人溫公因眞直字形相近而失檢耳

又封鄫鄂諸王在十二月立太子在明年正月

合書之亦非

四年

綱　以鄫王嗣眞爲安北大都護陝王嗣昇爲安

西大都護

目　二王皆不出閤諸王遥領節度自此始

按此亦是仍通鑑之誤据唐書此鄫王嗣眞當

作郯王嗣直又新書稱開元十五年十王並領

節度不出閤葢此時二王之爲都護與麟德元

年以殷王旭輪爲單于大都護同非節度也諸
王領節度乃始于開元十五年耳
拔曳固斬突厥默啜以降
集覽　子將子者人之嘉稱將者官稱也舉其官
而稱子焉
按子將小將也猶子總管也唐六典每軍大將
一人副將二人分掌軍務判官二人總管四人
子將八人
姚崇乾源曜罷

集覽　七子之均養詩凱風美七子能盡其孝道

按此謂親之養子非謂子之養親曹風鳲鳩注

云鳲鳩之養其子朝從上下暮從下上平均如

一是也

六年敕度鄭銑郭仙丹爲道士

質實　朱陽縣名未詳沿革

按朱陽漢宏農縣地後魏分置朱陽郡屬析州

後周廢郡爲縣隋屬宏農郡唐龍朔初屬商州

萬歲通天二年屬洛州

八年瀍穀溢

考異　溢上當有水字疑漏

按綱所書如洛水汝水之類一字不能孤立爲文故當加水如穀洛瀍穀之類舉文自足則不必更有水字如十年伊汝水溢水字乃是羨文葢綱目此等處多仍通鑑舊文穀洛溢瀍穀溢原文皆無水字亦是義例未經畫一

朔方大使王晙誘殺突厥降戶僕固勺磨

質實　肉非黃羊必不畏食血非野馬必不畏刺

未詳其義
按語意謂拔曳固諸部未必見殺耳
張說巡邊
賀實　仙州未詳沿革
按唐志開元三年以汝州之葉襄城唐州之方
城豫州之西平許州之舞陽置仙州
以永穆公主適王鈞
考異　永上漏以字
按今本有以字

十四年大有年

目　東都斗粟十五錢

按粟當作米

十五年突厥遣使入貢

目　由是國馬益耗

按耗當作壯

十七年貶宇文融爲汝州刺史

質實　巖州未詳沿革

按元和郡縣志高宗調露二年分橫貴二州置

巖州　在巖岡之北因名

十九年王毛仲有罪賜死

目　上大怒曰昔誅韋氏此賊心持兩端

按通鑑臨淄王有二奴王毛仲李守德皆驍勇

常侍衛左右隆基之入苑中也毛仲避匿不從

事定數日方歸隆基不之責分注于誅韋氏時

削去毛仲避匿一節則此處心持兩端語無根

集覽　北門奴官唐分宦寺為北司故稱北門初

制宦寺不任以事惟廷內掃除故稱奴官

按王毛仲李守德本帝奴中宗以戸奴補萬騎萬順福等皆出萬騎中故云奴官毛仲非宦者分注明云毛仲死而後宦官勢盛安得以此奴官爲宦官乎　又北門即元武門也宿衛所屯亦謂之北軍景雲元年南北衛軍皆以韋氏子弟領之胡注云北軍羽林及萬騎也　神龍元年王同皎謂北門南牙同心協力胡注曰北門謂羽林諸將是也集覽見北門字即注爲宦寺大謬

二十年遣信安王禕將兵擊奚契丹

集覽　奚酋李詩瑣高姓李名詩瑣高

按通鑑文下有賜李詩爵歸義王安得以詩瑣高爲名又二十四年史寧干紿奚王曰聞王有良將瑣高者胡注瑣高者蓋奚中酋豪之號非人名

二十二年以裴耀卿爲江淮河南轉運使

目　鑿漕渠十八里以避三門之險

按此仍通鑑之誤胡注曰參考新舊志乃鑿山開車路十八里非漕渠也

又　率兩斛用十錢

按十字亦當從胡注作千

質實　柏崖倉莫詳處所

按高宗咸亨二年于洛州河陽縣柏崖置倉開

元十年廢此于故址復置也

二十四年賜朔方節度使牛仙客爵隴西郡公

集覽　河湟使典河湟二州本涼州地牛仙客前

判涼州別駕故書

按仙客本鶉觚小吏故下文又云邊隅小吏若

是别駕郎非使典也

二十六年立忠王璵爲太子

目　昭成方娠時說侍讀東宫知其異事

按肅宗母宫嬪楊氏後追謚元獻太后昭成乃

明皇母也昭成當作元獻

二十八年

綱　是歲戸口之數

按此句語勢殊未完似當如神龍元年書曰戸

部奏是歲戸口之數德宗建中元年是歲天下

兵民之數誤與此同　又文宗開成四年書是

歲天下戸數四百九十九萬六千七百五十二

武宗會昌五年書是歲天下戸數而分注四百

九十五萬五千一百五十一開成都爲大書會

昌則截半爲分注顯是未及修改也

天寶六載除斬絞條

書法　書予之也

按分注云上慕好生之名令應絞斬者皆重杖

流嶺南其實有司率杖殺之夫大辟之法古所

不廢除之何以爲治且名爲杖之而實殺之則

除亦具文耳書之乃譏其不達治體妄慕虛名

非予之也

天寶八載殺咸寧太守趙奉璋

質實　咸寧郡名未詳沿革

按咸寧郡卽丹州丹陽郡元年更此名

九載得妙寶眞符

質實　寶仙洞莫詳處所惟吉安府永新縣東一

十五里石灰山有寶仙聖洞未知是否

、按此洞自在太白山耳安得遠至吉安

十載以安祿山兼河東節度使

質實　河朔二州名河注見晉穆帝永和元年朔

注見漢高帝六年馬邑永和元年注云古西羌地

秦屬隴西符秦始置河州

按唐有河北道即河朔也不指河朔二州又河

州在隴右朔州在山南相去數千里亦無從并

而言之　又肅宗寶應元年懷恩有平河朔功

德宗建中三年志欲掃清河朔憲宗元和十四

年烏重胤奏河朔藩鎮穆宗長慶元年薛平知

河朔風俗後梁乾化三年河朔大震質實注並

誤

安祿山討契丹大敗

質實　師州未詳沿革

按貞觀二年以室韋部落置師州治營州之廢

陽師鎮

十三載劍南留後李宓擊南詔敗沒

日　胡氏曰楊國忠鮮于仲通開南詔之隙喪師

幾二十萬高仙芝擊大食喪師三萬安祿山討奚契丹喪師六萬前此楊思勗討叛蠻所殺又十一萬

按思勗所向有功未嘗敗北不當與喪師者同論通鑑亦無所殺十一萬之說惟開元十年思勗討安南賊帥梅叔鸞募羣蠻子弟得兵十餘萬襲擊大破之積尸爲京觀恐是胡氏誤記也

十五載帝出奔蜀

質實　望賢宮未詳處所

按胡注咸陽縣在京城西四十里望賢宮在縣東

發馬嵬留太子東討賊

集覽 跋馬跋回也

按釋文不由蹊遂而涉曰跋不當訓回 下帝至扶風注引韓詩傳注不由蹊而遂行曰跋涉句有譌誤

祿山取長安樂工犀象詣洛陽

目 至是四門之外率爲敵壘

按通鑑原文其始自京畿鄜坊至岐隴皆附之至是西門之外率爲敵壘今删去其始自京畿二句則詳上下文氣不須更有至是二字蓋失删也又西門之外不當改爲四門之外蓋鄜坊岐隴皆在京城西前皆附賊此則拒賊西字蓋蒙上通言之又與下文南不出武關北不過雲陽相應也若云四門外皆敵壘則兵力所行僅一城耳何又云南至武關北至雲陽耶

貨寶　凝碧池在西安府城東南四十里唐禁苑

中王維詩凝碧池頭奏管絃

按祿山僭號居東都未嘗至長安此凝碧池蓋

在洛陽胡注引唐六典洛陽禁苑中有芳樹金

谷二亭凝碧之池是也